

經部

禮記析疑卷八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文王世子

命膳宰曰末有原

玉藻夕祭牢肉則夕膳所進亦朝牲膚體但已徹之

俎實則不可再用耳

胥鼓南

謂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四裔之樂先王不廢以示聲教之四訖耳教世子及國子而首以南蠻之樂何義哉前儒既知舊說之非又謂象箾南籥或謂南亦雅樂名蓋以春誦夏弦已包二南不知正始之風尤切於修身齊家故始學者於四詩中又時習之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詔書與禮者不目其人何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

法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不必其有職司也詩樂弦誦有音聲度數必樂師始可教禮與書專明義理則深於禮者皆使執禮深於書者皆使典書於職未有列其人亦無定故不可指名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舞干與乞言合語皆小樂正所詔而大樂正復教之何也小樂正詔以儀法及將成熟大樂正復教之而

使進質於大司成以講明其義理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論說乃以義理開示學者後語於郊始及才能優劣疏義未安　舞干戚則有進反周折踈密疾徐之數語說則有辭讓坐興先後久暫之數乞言則有瞻視俯仰應唯趨走之數必有授之者乃不違其節三者有禮儀而無所為篇數注似誤　注疏以大樂正為大司樂大司成為地官之師氏似未安師氏掌教太子及貴遊子弟

從學於虎門者且王舉必從朝夕聽治必在左右詔美諫惡安能更與成均之國子講問故其職並無一語及於大學者大司樂二人爵皆中大夫與師氏等其職掌成均之法建治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皆屬焉則大司成即大司樂明矣注疏蓋以記有小樂正而周官惟有樂師故遷就而為此說不知樂師下大夫四人即記所謂大樂正也上士八人即所謂小樂正也且周官別無籥師丞記者蓋以籥師上士四

人教舞羽籥而籥章中士四人外别有下士四人故以下士為丞正與樂師之上士稱小樂正同耳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釋奠釋菜皆祭也釋幣則告也或釋奠或釋菜將教士而禮於先聖先師也行事則特行於學中之事如出師受成歸告訊馘語於郊而取賢斂才王親視學以簡不帥教者則惟以幣告而無釋奠釋菜之禮蓋義無取於祭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曲藝皆誓以待又語者仍望其能自進於德事言也

三而一有謂於德事言大段不能成就而微有一端之合也蓋非粗明於理法雖小職不可使治故雖擅曲藝必於三者微有合然後可因能任使及當作次蓋以次第取爵於其長官不得達於君也如醫則繫籍於醫師

卜則繫籍於卜師俾試以所能程其功而授之爵凡官中下士皆其長所假之爵 凡選士不升於學者仍歸之鄉遂使其長量能而授事焉義與此同 司徒所升選俊皆德行道藝出於倫輩者不宜於德事言一無所成而僅通於曲藝蓋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並入於成均則其中宜有質不逮於中人者矣故使習曲藝亦可以收束其身心而藝之成亦可假徽職以食於上耳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

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東序即所立學中之東廂蓋釋奠於堂上而禮賓於東廂非與虞庠相對之夏學也使先有東序則虞庠之立不可云始若虞庠與東序並立又不應虞庠不禮賓東序不釋菜以此知為註家之誤也　舊說不惟與始立學相背即兩學並立後亦不應釋菜於此又徹俎豆几筵而禮賓於彼況一獻無介語禮既甚畧何故復多此煩擾乎顧命東序西序特牲饋食設

庶羞於西序皆謂廂　熊氏謂秋頒學合聲不釋菜非也承春入學釋菜合舞之後則合聲禮同不待言故文畧耳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舊說謂夏不釋奠其誤亦類此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世子之於君兼有父子君臣之道而體勢與臣庶異處之難得其宜故必審察以示所當行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外朝惟有職司者乃與故惟以官序之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官謂有職司者爵謂無職司而有爵命者無職司而

有爵命亦或授以事無爵者序立而已蓋宗廟之中

與外朝異雖無爵者得與而事則不及焉故特文以

著之也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注以特牲嗣舉奠禮為獻受爵之序非也舉奠主人

之嗣子也此記所謂上嗣公族也所謂獻即長兄弟之加爵也所謂受爵即受尸酢爵也獻受爵惟長兄弟一人餕則與者稍多然皆以上嗣而餘子不得與馬餕者有常數故不能徧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

疏云朝覲會同則庶子留守不從行非也周官大會同大司馬帥國子而掌其政令諸子作羣士從春秋傳同

盟於戲鄭六卿門子皆從故官中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正分掌公出及留守之政令也公族之無事者謂學於虎門太學及諸子所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者盖公族為六官之屬者或從公或治官中之事其名在宮伯之版者則有八次八舍之常職惟君行出疆而守宮廟則諸子職所謂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者也國子且致則游倅不待言矣卿大夫士之子則掌固須其守政盖以公族守宮廟則衛士作

其義必以卿大夫士之子守邊圉則衆庶咸有固志矣　諸侯朝覲會同必載遷主則庶子亦宜守齊車宮廟亦宜警守不獨征伐故以出疆之政包之

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

周官掌囚職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有爵者及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據此告當作梏舊讀曰鞠非也鞠者獄未成之辭也既成而致刑於甸人不宜曰鞠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禄皆與異姓一體有罪則體百姓

雖親不以犯有司亦此義也

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

繼世之君臣諸父昆弟以承祖之正體也公族之適

子猶守太廟而其父兄不敢先焉况君之繼序者乎

此所謂君臣之道著也

天子視學大昕鼔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

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先聖先師使有司祭而先老親釋奠焉非義所安也
蓋天子非有事不視學五年視學則有比校羣士德
藝之事簡不帥教者則有習射習鄉之事皆有司掌
之天子親臨特用以興起震動之故至即命有司行
此而天子自舉常典祭先聖先師也天子視學當在
太學中堂祭先聖先師亦當在此設有司就此行釋
奠事則天子親見之無庸卒事反命矣　如出征有

受成之事則必主兵者受之反有訊馘之事必典獄者訊之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則君不親訊審矣推之春秋視學亦必有教國子之事有司掌之而君不親焉者

始之養也適東序

東序即太學東廂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

遂發咏焉退爲句盖適饌省醴樂聲既發則天子遂

退樂記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正與此篇義相發明蓋醬者食之本執醬示欲親饋也爵者飲之具執爵示欲親酳也干者舞之器冕而總干示欲親舞也皆用以為禮而不親執其事此篇云適饌則不親饋可知矣曰省醴則不親酌可知矣發咏而退則不親舞可知矣蓋養老於東序而天子位在太學中堂樂聲甫作即退反其位故樂闋有司復以告乃發命而歸也使天子親饋獻則老更當拜親舞老

更當立而待非所以安養之也先儒論燕禮宰夫爲獻主義亦如此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

天子將退時老更必離位致敬既退然後各反其位也

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文王之德所以播諸樂歌者不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止於至善而已清廟之詩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故既歌而語凡為父子為君臣為長幼者必合於文
王之德音而後為人倫之極則也
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
王制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鄉遂之
老有進養於天子之學者故鄉遂之吏偕焉命反養
老謂當養於鄉者覲此則庶人之老各就其地而行
引年之政也審矣并及幼者周官養耆老孤子事每
相連天子視學雖專養耆老而命公侯伯子男及羣

吏不可遺孤子故連類而及之

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

惟朝夕至寢門者正晝君與百官圖事世子亦修業於虎門也惟至寢門外者或嬪御在側必君召乃敢入也

禮記析疑卷八

禮記析疑卷九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考定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

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

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

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删

九齡夢錫先儒皆識其妄而未知誰實為之以王莽

事及當日所偽亂經語證之蓋亦劉歆所增竄也蓋

莽稱宰衡受九錫居攝踐阼南面朝羣臣稱假皇帝

皆託於周公唯即真於公無可託故特起符命而興

昌亭長首言夢天公使者告以攝皇帝當為真哀章

繼稱漢高帝降金策書傳位於莽故歆增竄此記以

示周之興文武嘗見此異徵以為莽事之證驗其稱

武王養疾亦為莽而設也莽侍王鳳疾不解衣帶連月其孤貧時以孝母著聞則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必莽之飾行（莽革漢命亦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故增竄此記以見莽天性合道凡事皆與古聖同符以義裁之武王必無是也父母有疾當時已之飢飽而飯每減焉或偶輟一飯亦順其自然必以父母之一飯再飯為准是偽也設旬月不入勺飲子亦如之可乎

成王幼周公相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不能涖阼刪踐阼而治刪文王之為世子也刪去不能涖阼踐阼而治八字辭意始相承仍之則義悖而辭意亦梗盖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為成王不逮事武王非為其不能踐阼也且公於伯禽何待踐阼而後法可抗其為歆所增竄無疑　末綴文王之為世子也義無所處故先儒以為衍然非衍也盖歆於

世子之謂也下綴周公踐阼以示古有周公踐阼之
禮故於此節綴此句於一獻無介語可也下綴教世
子以示三語乃記禮者各標其名目使人疑古記所
傳或有同異蓋故亂其緒以揜飾其所增竄正公孫
禄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
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

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删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

乎周公優為之刪

古書言師保者多矣未有言疑丞者言三公者多矣未有言四輔者莽置四輔以配三公又為其子置師疑傅丞阿輔保拂故歆增竄此記或謂莊子有舜問於丞語疑古或有此官不知莊子皆寓言與湯之問棘等耳果虞夏商周之舊典胡他書更無及此者

先儒謂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闕相字下文又有周公踐阼皆記者之失不知此歆之微意也記之本

文乃成王幼周公相歆竄入不能涖阼踐阼而治二語欲并削相字則辭意不安故仍之然恐解者謂相成王踐阼而治故覆出此文以見踐阼而治者乃周公而下文又特綴周公踐阼以見當時即有此名目也其特稱仲尼見不獨事為周公之事而美其事者復有仲尼之言即莽下書稱康誥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之意也于其身以善其君亦陰為莽解也周

官師氏保氏教王世子於虎門凡國子弟及國之貴遊子弟學焉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伯禽乃諸侯世子本當抗世子法以教之以親屬為國子在學在朝本朝夕王所王甚幼而有過為師傅者法當督責左右親近衛翼之人以警王心即伯禽之撻禮亦宜然無所謂迂其身也莽自居攝踐阼以至稱假皇帝皆曰將以隆就孺子此歆所謂迂其身以善其君與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刪

以義求之宜曰武王崩成王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

與不能泣阼何與其稱此至再至三不過為周公踐阼證耳君之於世子也數語亦無謂且辭意蒙混與莽傳内制詔書疏相似疑亦竄入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數語本在語使能也下今移置於此蓋承上文能為父能為君能使人而言養成世子之德所以如是其重者以此日之德成則他日之教尊而官正國治然

後可以為人君也德成而教尊則可以為人君而又可以為人父矣官正而國治則能使人之效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

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周公踐阼刪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

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
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
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
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
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
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
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凡語於郊者
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

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馬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教世子 刪

此篇首言文王之為世子武王帥而行之繼言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文武履常而盡其道周公遭變而制其宜皆可以法後王立人極者若夫教世

子之法崇禮樂擇師保興齒讓則三代之所同也古今無異教上下無異學故列序學世子及學士之通禮而釋奠之禮次之始立學之禮又次之釋奠而合樂養老又次之語於郊而斂賢取才又次之始立學而器未備禮未成者又次之學既立禮既成教既備而後天子視學焉故次之庶子之官為世子領國子及其倅王舉則從以觀禮而聽事者也而其教尤詳於公族皆所以輔成世子之德也故以是終焉篇末

世子之記則古所傳世子之疏節而述禮者因以附焉爾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

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

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

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公族朝於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

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内竪曰今日

安否何如内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内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内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余少讀世子記怪其語多複嗒枝贅既長益辨周

公踐阼之誣武王夢帝與九齡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觀前漢書王莽居攝羣臣獻議稱明堂位周公踐阼以具其儀然後知劉歆之徒實為之而是篇誣妄語亦當時所增竄也是篇所記教世子之禮也而稱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踐阼者三成王幼而孤無由習世子之禮非闗不能涖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豈必踐阼而後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竄之跡隱然可尋莽將即真稱天公

使者見夢於亭長故偽附此記以示年齒命於天而夢中得以相與則亭長之夢信乎其有徵矣嘗考周官顯悖於聖道者實有數端而察之莫不與莽事相應故公孫祿謂歆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其罪當誅意當其時老師宿儒必具見周官禮記本文而憤其偽亂故祿亦疾焉余於周官之不類者既辨而削之乃并芟薙是篇稍移其節次而發其所以然之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

之數者乃禮義之大閑自前世或疑而未決或習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刋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莽之亂政皆託於周官而僭端逆節一徵以禮記其引他經特遷其說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其受九錫奏稱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蓋他經則遷就其義而周官禮記則增竄其文之徵也蓋武帝時五經雖並列於學官而易詩書春秋傳誦者多故說可遷指可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儀禮孤學自高堂生而外學者徒習

其容而不能通其義故於喪服微竄經文附以傳語至戴記則後出而未顯周官自莽與歆發故恣為偽亂然恐海内學士或間見周官之書而傳儀禮戴記者能辨其所增竄故特徵天下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史篇文字者並詣公車至者以千數皆令記説廷中而又使歆卒父業典校羣書而頒布之使前見周官戴記之本文者亦謂歆所增竄雜出於廷中記説而疑

古書所傳或有同異其巧自蓋者可謂曲備矣自班固志藝文壹以歆所定七畧為宗雖好古之士無所據以别其真偽而每至歆所增竄則鮮不以為疑蓋書可偽亂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禮記無明堂位至東漢之初馬融始入馬其為歆所偽作無可疑者而此記所稱周公踐阼及他誣妄語莫不與莽事相應一如莽之亂政分竄於諸官先聖之經古賢之記為歆所偽亂者

轉賴其自蓋之迹以參互而得之豈惟人心之不可蔽哉蓋若天所牖焉後之人或以專罪余則非余之所敢避也

荐之求書先逸禮以戴氏所傳無明堂位及此記所增竄也次古書以稱周書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詩以毛氏後出未顯俾衆疑其引詩而遷其說謬其指者或出於毛氏也如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以天下養之次周官其亂政皆分竄於諸官也並及爾雅類

雜家使衆莫測也易春秋無求焉以恭事無所託雖有稱引而於本文無增竄也昔朱子謂戴記所傳或雜以衰世之禮然相提而論其誣枉未有若周公踐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夢帝與九齡而文王復與以三者其悖謬未有若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及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衆士所心非也恭為其母功顯君服天

子之弔服而不主其喪則雜記之文毋亦歆所增竄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間耳而古者子為大夫於父母之服即有變況踐阼居天子之位乎子為大夫父母之為士者尚不敢主其喪況居天子之位與尊者為體而可私屈為母喪主乎歆既邪惡而文學乃足以濟其姦凡所增竄辭氣頗與戴記周官為近故歷世以來羣儒雖究察其非終懐疑而未敢決焉班史謂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

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學之士通經習禮而為妖為孽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藝文姦言當其時即交訕焉而歆蠹蝕經傳以誣聖人亂先王之政至於千七百餘年而莫敢薙芟則歆之罪其更浮於莽也與

禮記析疑卷九

禮記析疑卷十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禮運

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是謂小康

在埶者去謂有國有家者而不由禮必致傾覆也衆以為殃謂齊民而不由禮必以致殃咎也舊説與上下辭意不相承接

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古人威儀言動毫末不在於禮而觀者決其有死亡之釁後世人猖狂偷惰無毫末之在於禮而未見所為禍變者以其身心原未嘗習於禮也然悖禮之甚亦未有不招殃致凶者

列於鬼神

即下命降於社云云之義注甚確不可易也

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幽厲以後諸侯大夫僭逼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正矣

然究其源則由天子壞法亂紀而後諸侯僭於天子

諸侯君臣為謔而後大夫逼於諸侯其致亂之由因

不能示之以禮則撥亂之道亦惟禮可以已之要綰

前後乃一篇之樞紐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孔子不言之意盖謂夏殷禮既無徵周禮雖存而諸

侯放恣大夫僭横亦不過如坤乾夏時僅留其書册

吾雖學周禮亦不過以觀二書者觀之而已因推原上古中古皆本仁敬誠孝制喪祭之禮以正天下國家至周而大備聖人創制如此其艱難而今已掃地無遺是以不能不痛惜於幽厲之傷周道也

然後飯腥而苴孰

飯腥苴孰恐繫上古之禮於周無考舊說以生米為含非也生米不得謂腥

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

大假

天子諸侯各有典祀所謂常古也常古不易乃得大

暇下所列皆易其常古以生禍亂者故以是起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禮者聖人所以正天下國家而莫重於祭君人者明

於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而身體力行之然後仁義有

所推事物反其本今乃視為具文及時臨事惟視宗

祝巫史執其事薦其辭君臣昏暗至此則萬事皆冥

行美是以謂之幽國也

醆斚及尸君

杞宋尸象前王他國尸象國君故曰尸君

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孤希冕大夫玄冕禮也而不得藏於家何也冕弁皆

助祭於君之服也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

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後則大夫士之

上服皆臨事而官授之其家不得私製所以大為之

防也內司服嬪婦及凡命婦共其衣服追師為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弁師職凡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凡諸侯朝覲歸國天子必賜卑服則亦不得自為但可藏於國耳大夫而藏於家是自為且私用之也必料君之不能詰而後敢擅藏私用非脅君而何周公制禮以冕服優卿大夫而臨事授於有司不得私為以軍事任卿大夫而兵具藏於卒伍不得私作聖人之法所以萬世而無獘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記曰大夫無故不徹樂又問大夫之富曰祭器衣服不假周官大夫有判縣之樂豈皆王朝大夫之事而在侯國大夫則為非禮與春秋傳晏子曰惟卿為大夫言侯國之卿降於王朝一等得用大夫之禮大夫則當用士禮也

以衰裳入朝

古者士大夫既卒哭而服公事自不能不入朝故脫齊衰存弁絰此禮以權制者也當孔子時齊晉雖有

强臣然陳氏包藏禍心而方假仁義以收民望自不敢顯悖禮之外節晉則知悼子在殯杜蕢諫平公鼓鐘諸臣亦必無衰裳入朝之事惟魯君如寄生臣民久而安焉史記稱魯如小侯畢於三桓之家則三桓不肯以臨魯君之朝而易已之衰裳明矣總言衰裳期功皆不脫也

與家僕雜居齊齒

記者於篇首即曰孔子之歎蓋歎魯也春秋時大夫

之強逼列國亦有之而未若魯之甚晉之荀趙家有藏甲而未若三桓盡奪君之土地人民而公室轉無兵也歌雍詩舞八佾則所藏者豈獨大夫之冕弁哉陪臣執國命則豈獨與公士雜居齊齒哉孔子惟汎舉其末至已甚者而隱痛愈深矣然究其源則由君用郊禘不能以禮示下故末流至於此極耳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此畿内大夫有勲勞賜世邑如周名分子見於春秋

者金縢王與大夫盡弁與此篇所舉皆該公卿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

舍其祖廟而奉禮籍以入則荒樂匪僻之事無因而至矣

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

刑以正俗而肅刑之世俗未有不敝者以德教無間民不能服而藏惡於其心也俗敝則民抗敝以巧法

而上不得不多方以禦之故法無常

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民避法不暇何暇從事於禮禮雖列猶無列也故曰

禮無列則士不事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

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

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

也

此周末諸儒目擊亂政之君而假聖言以警之也蓋亂國之君以政乃身之所主命惟心之所欲而縱恣以自適不知國亂位危雖欲藏其身而無所也聖人之政皆所以達天心故效以降命必臨之以天地鬼神示非身之私也舍此則命為亂命而政必以之敗矣所謂命降於是者非獨因祭而出命也如山川之禁令豈必因祭而發哉凡命之涉於社事者皆法地以盡地利也凡命之發於祖廟者如爵命征討之類

皆所以昭仁而率義也凡命之施於山川者皆所以興民財作民事也至一切制度皆順四時以分布而首時必祀其方之帝並中央之帝為五所謂降於五祀謂之制度也五祀見於經傳者不一而知此為五行之帝者祀門行戶竈無命之可降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所治之政可參於天地以贊化育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所治之政可並於鬼神以

效祲祥下文處其所存玩其所樂即治政之根源參
於天地並於鬼神之實事也
處其所存禮之序也
物必有則其所存也節之文之各就其本然之則處
其所存也是乃禮之所以序也
玩其所樂民之治也
玩與易大傳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
玩其占之義畧同謂思索而體驗之也觀周官於民

治凡利於民者皆曲盡而無遺乃知聖人玩其所樂之實

四者君以正用之

敬授人時聖人以正用天時也咸則三壤聖人以正用地財也蕃其生安其性以正成父之恩也勅五典崇四術以正建師之極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

君能自昭明德則人皆覿而喻焉故曰所明也若已

昏而欲人之明則有諸己而非諸人無諸己而求諸人已實有過故曰明人則有過也百姓則君以自治正以君乃所賴以明者耳陳氏澔謂宜改明為則於文義可通而按以事理則悖蓋君當為人所則尤當則人舜舍己從人禹聞善言則拜前世誼主皆以虛中受諫而寡過未聞以則人致過也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知仁勇之成德者自無詐怒貪之病而中人之性則不能無累於氣質惟禮可釋回增美質故知者知有禮則知詐之累於知而明可進於誠勇者知有禮則知怒之累乎勇而氣可配乎道仁者知有禮則知貪之累乎仁而仁且兼乎義鄭注無悖於理而於三其字不可通陳氏澔詁去為棄謂但用其長不責其短則恐詐怒貪之禍深而知仁勇之效淺久且盡失其故行也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

大夫死國事常也若死己之宗廟則必族有亂人爲君所討如晉八郤或同列相戕如晉滅祁氏羊舌氏皆事之變也

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春秋傳齊晏嬰對景公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義更周密晏子所陳增姑慈而和婦順而婉以景公溺於私愛不能正家釀兄弟相戕之禍則婦姑間必盡失其道矣此記增長惠幼順以君人者脩十義以明民則兄弟而外族姻鄉黨中長幼之教不可闕也晏子欲其君正家以正國故自君臣父子始此記言人君以禮正天下國家欲民之率義必自君臣之行義始故以父子兄弟始而以君仁臣忠終皆古人立言之義法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健順之性秉於繼善之初所謂天地之德也然必陰陽交感而後萬物化生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謂鬼神之會具五性之全而能通故知為五行秀氣之所凝而超然異於羣生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山下出泉風雲皆出於山故曰竅於山川　李光地曰日星從天而屬陽四時日星之所經也山川從地而屬陰五行山川之所主也然五行之氣實上播於四時之間如雷電風霆雲雨霜露之感遇聚散無非山川所鬱五行之精地所載之神氣皆應天之時與之同流故天雖有春夏秋冬之四時而所以化生萬物者亦不離乎風雨霜露而已夫五行播於四時是天地陰陽之和合也和合故月生焉陰精陽氣會於

太虚而成象生之謂也　朱軾曰非五行播於四時之中陰陽協而五行調何以十二辰各順其序而劃然為三旬之十二月故曰和而後月生也　月生者至每月之三日而生明也惟以月生驗和者以有生有盈有闕可計日而知是月之始終且以定閏而成歳也此天垂象聖人效天奉時之最大者若日之出入終古有常非以月為徵何以分每月之大小而定閏哉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

天地生人畀以形氣而不能使長育致其相生相養之道者聖人也賦以性命而不能使順達牖以可知可行之道者聖人也人能致中則天地位猶心安而體舒也人作慝亂常則三辰為之失次川岳為之不寧猶心病而形變也揆諸裁成輔相之實事驗以感應流通之實理則人為天地之心昭昭然矣

五行之端也

人有五常可以見五行之理有五臟可以驗五行之氣故曰五行之端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言此以見人當明於天性而知自貴於物也

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

朱軾曰物可舉謂萬物之理皆備也

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

貪欲無藝無限極也功有限極則人樂趨而事不匱

矣

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

冠婚喪祭朝聘會盟師田學校無事不以鬼神臨之所以使人敬慎鄭重守之而不敢過越也

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

注義與四時為柄同非也葢四時之政令皆以五行之理為質榦而依之以生故百物息耗之應天時順逆之徵其事一一可復也

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

周於禮義而後為成人一行虧則如器之敗闕而不可掩矣故曰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

生民之初人情蒙塞所知者情欲利害而已聖人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然後天地萬物之理五常百行之義莫不函蘊於方寸中猶奧區之毓百物也人以為奧者有

聖人之教然後知其為奧而自壑治也

五祀所以本事也

堯命羲和曰敬授人時又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熈蓋

四民之術業百官之職事皆順四時以興作故凡有

法度必降命於四郊五帝之祀以凡事皆本於天時

也

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惟祀五行之帝而布時政故法則可正若門行戶竈

其祀甚畀不應於此正法則也

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朱軾曰其降於人曰命中庸所謂天命之性也通節皆言太極陰陽之理至下節始言先王本此為禮以教人　天以健順之理降於人而為命人秉之而為性以為形氣之主宰是即其受於天之職分故曰官於天凡人紀之不能修五事之失其則皆自淆於物而曠其官獲罪於天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

天命渾然萬理皆備而不見其形聖人本天以治政使民震動恪恭以從事者莫大於通山澤之氣辨種植之宜即上文所稱列地利也故曰動而之地由是四民之術業以次而布百官之職事以次而頒上下内外之典禮以次而詳即上文所謂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故曰列而之事也而因革損益必隨時以通其變

故其事既列之後又必變而從時焉　隨時而變損益無常註謂即四時以為柄未安

協於分藝

藝事也與下義者藝之分同義協於分者五品之人倫皆安其位協於藝者萬事之儀節各得其宜也

小人以薄

禮本於天性附於人倫雖小人不能盡去也惟薄而已若盡去之則亂國敗家亡身之人也

修禮以耕之

耕則有疆畔行列禮立則物有所紀以禮開人心之蒙塞猶耕以墾土而發其膏脉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節文之根柢修禮而不陳其義則失其本而禮為之虛矣

本仁以聚之

禮義皆本於仁講學而辨之明然後知所謂禮者皆

吾本心所不忍越所謂義者皆吾本心所不忍悖則有以覩禮義之會通而心之德日以凝固矣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義虛縣而無所麗著於事物而禮生焉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

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以治教言之文武勤周永清大定而未遑制作使天

下斟酌飽滿以飭厥性猶穫而弗食也周公制禮作樂師保萬民而未至於成康刑措之時猶未能萬事順叙百嘉暢遂猶食而弗肥也以學修言之則知正心誠意而戒懼慎獨以體認之猶穫而食戒懼慎獨以至於心廣體胖猶食而肥

大臣法小臣廉

小臣以廉自守足矣大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廉不足以盡之

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

德裕於身乃可載物故以為車有聲教而德之流行以遠故以為御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

並行而不謬與動而不相害語近而異義並行而不謬者如曾子問君與父母同時而喪未殯既殯既啟歸於家與反君所各有其節而不相戾也動而不相

害者如庶子壓於父為母無服然居處飲食猶三年則無害於仁違諸侯適大夫不反服違大夫適諸侯不反服而無害於義於禮之常經雖有變動而不相害也茂而有閒與連而不相及語近而異義茂而有閒如祭禮獻酬交錯可謂密矣然事以遞代而成各有閒可暫息連而不相及如前喪遇後喪其服之變除包特祭之前後事雖連而不相及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禮有豐有殺是禮之不同也然非豐也非殺也惟其稱爾禮達而分定則當其常可以持情而不至於驕盈當其變可以合危而自固以分義上記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正合危之事

禮記析疑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析疑卷十一至九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陳宋賦

禮記析疑卷十一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禮器

措則正施則行

措則正禮之體也施則行禮之用也　正如易大傳靜而正之正言不用時其禮自具於事物之中如竹箭之有筠也

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為竹節謂其長短畧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自約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為致飾於外與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

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

人官有能也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

舊説數為地物所出多少似與以地廣狹義複葢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甲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財復有厚薄則與年上下　與年之上下之字疑衍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

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焉故曰體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益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九皇六十四氏之屬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

疏謂士特牲大夫少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又曰無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衆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隆殺視祀事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即不用羔豚可乎且如

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具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

王公之羣小祀耳

五重八翣

朱軾曰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

椑是也　天子水兕革棺如合甲為二重地棺一梓

棺二故五重

鬼神之祭單席

據周官司几筵席下尚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計下

筵也

天子諸侯臺門

臺門築臺於門外也疑今官府大門外左右築土正方四面甃之即其遺制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天子諸侯居得為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諸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故以多為

貴也

德産之致也精微

以德致其感格較之以物産致報更爲精微故祭天

儀物最畧也

微者不可大也

微者不可大葢以人情言隱晦之義也如父在爲母

不杖堂上不杖及庶子無服之類止可隱致其痛若

張大於聲音容貌之間則非禮矣

有美而文而誠若

美而文而不誠若則非所以為禮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言三代之禮為民所共由者本無二也其由質而文如素之加為青葢造者從質因者趨文物理之自然也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其禮亦然亦猶素之加為青也至周不惟坐尸且詔

侑無方禮加於夏殷矣然其致愛致慤之道則一也

周旅酬六尸

時祭必祫何也古之祭禮繁重自國君以上祭之明日繹而儐尸若每廟特祭則人力窮百政廢矣以六尸旅酬知每獻七廟之尸必同時而畢獻也匪是則三獻五獻且日不暇給況九獻十有二獻乎以旅酬者六尸知世室文武二尸亦以尊不與旅也如獻至於七尸又偏酬六尸則力不支時不逮矣上大夫儐

尸即於祭之日諸侯以上則以明日正為廟過於三則獻酬禮殺必不能同日而畢事耳雖分二日其侑食之儀酬酢之節必大減於士大夫惜邦國禮亡無可徵信耳　適士二廟大夫三廟亦宜有尸自相酬之禮而不見於經何也六尸四尸之相酬已見於邦國禮則於大夫士不覆舉亦如諸侯入王在國在塗之禮已見於春朝夏宗則覲禮惟具郊勞以後之儀節耳至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賓長以下之禮宜

與卿大夫別

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疏謂斂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故飲必平徧不得偏頗辭鄙義陋恐非曾子之意也葢士大夫相飲必立賓介備鼎俎具獻酬庶人工商則財不給禮難成故稽事既終以國法合錢共飲正猶五廟七廟之尸欲依次各徧爵以酬賓則時不給禮難成故變而通之為尸自相酬之禮葢非此不足以洽歡心成禮節故

曰猶醲盎推究聖人縁情制禮所以不得不然也七尸備獻六尸旅酬之後疑惟具尸酢王后賓長三節及嗣舉奠而無暇及祝侑賓長衆賓以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必於祭之夕故祝侑賓長衆賓兄弟之旅酬則於繹而儐尸舉之亦如上大夫儐尸則旅酬之節與特牲禮異耳兄弟燕於宗而未得與賓相酬則儐尸必與旅也

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

君子非作為是禮以強致人情使從之葢有所由始

皆出於人情之自然也如七介以相見三辭三讓而

至似乎繁曲然其始由於賓主相接不可以未同而

言不可以徑前不讓乃人情之自然爾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

謂有事於頖宫葢告后稷似未安天子有事於圜丘

不聞先告后稷魯有閟宫即告后稷亦不宜於頖宫

益非常之禮必先擇士於類宫以習儀配林惡池亦於禮輕者習儀而後舉重故曰慎之至也

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舊說哭泣擗踊不待詔告非也杜喬之母死宫中無相君子以為沽孝乎沉痛昏迷啼哭擗踊拜興出入必待詔告然後能赴禮節記所謂凶事不詔即春秋傳所謂君三年不呼其門也凶事不詔朝事以樂順而達其哀樂之性乃所謂反本脩古不忘其初

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先王制禮因天地之自然君子體道法化機之不息故觀天時雨澤而達於人道之當亹亹而不倦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

將言事天地之禮而先舉此者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有德者未必皆有道有道則於德兼之矣

故尚與尊異焉　周官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四曰置以馭其行

因名山升中于天

周官天府職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職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治中及獄訟之中每歲必登於天府則時巡柴望必以治民之功狀告於皇天此升中之義也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

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承上文而言禮樂不獨可以觀世之治亂亦可以辨人之愚知古人交接以禮樂相示春秋傳所載執玉歌詩觀者以知其禍福故所以與人者不可不慎也

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者虛中而無一物之雜也屬屬者內誠繼續而不解也勿勿者欲其饗而惟恐其不饗祭義所謂如將失之如語焉而未之然乃致其恍惚之極思也

羮定詔於堂

熟肉曰定者熟而戚縮然後大小有定形也

内金示和也

内金謂進樂工舉金奏也

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

古者庭實旅百宗廟之祭亦陳之以示威德及逺非若幣玉用之以祭也康王之誥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即此記所陳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注大旅祀五帝非也祭山曰旅大饗之禮雖繁然祖宗一氣相承誠意猶易貫注至山嶽之祭則精神與相感召為難饗帝則德足昭事為尤難也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其大小淺深之間實有不可一視者矣　周官大宗伯職國有大故旅上帝益因災

而徧祀五帝故言旅猶小宗伯職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也此對饗帝而言則為山嶽之祭明矣

禮記析疑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十二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郊特牲

郊血大饗腥

疏謂祭天七獻有尸而後有獻獻者生人飲食之道也天地至廣大灌且不用不敢以神道求之也乃設尸而以生人飲食之道獻焉可乎其禮始宜薦璧以

禮神次用樂以降神次薦血以告幽全次實柴以達馨香齊尊陳而不酌黍稷與牲同燔祀天之正禮至此而終凡經傳中言郊禮而有獻薦皆祭稷之事也祀天之犢已燔又安得有腥肆爓熟之薦乎賴達博極羣書必偶見郊禮中有言七獻者遂誤以為獻天而不知其謂獻稷也葢宗廟之中稷為太祖自宜用天子之禮備十有二獻而天終古不變后稷之靈陟降郊壇在帝左右則依然唐虞之侯伯也故獻止於

七不敢以在廟之私禮尊之或疑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似祀天亦具豆登不知經文辭意渾成而其中事義之節次則井然可辨載謀載惟卜日卜牲之始事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出宫道祭之節也載燔載烈祀天實柴之節也登豆升香祀稷饋獻之節也然事天事稷之禮文雖異而自始至終致誠致慤之内心所以對越在天者則無間於帝與稷故以稷之馨饗而知上帝亦居歆耳　先儒

又謂郊壇祀天則燔柴明堂饗帝則獻薦亦非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則凡天神皆燔柴無獻薦之禮而況上帝乎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必有為之主宰者故易大傳謂帝出乎震由是四郊迎氣及中央土有五帝之稱而以上古五德之君配焉而上帝實非有二也日月星辰風雨佐天成化必有推行是者人所受之中物所稟

之命必有秉持是者是即妙萬物之神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名也故無人可以相配而饗五帝於四郊惟典司五行之臣得從祀焉周官大宗伯職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止於實柴槱燎則無獻薦昭昭然矣何獨於明堂之上帝而以為宜有獻薦乎或又疑惟郊壇可燔柴明堂與宫廟等則宜獻薦亦非也宗廟之祭肝膋黍稷可燔於堂上則牲體雖大獨不可燔於庭中乎祀昊天上帝惟曰禋祀謂致精意

以合奠雖升香不足道也而乃薦以俎簋獻以盞斝其傢早不已甚乎周頌曰惟羊惟牛惟天其右之陳牲實燔而無獻薦之儆也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則薦俎備獻而祝告饗之儆也即以本記證之曰郊血大饗腥正謂郊則薦血之後即以牲實燔無由有豚解之腥惟宗廟大饗乃具薦腥以下之禮節耳　豈惟祀天按祭法瘞埋於泰折則祭地亦無獻薦也周官大宗伯以沉埋祭山林川澤則地祇亦無獻薦也所

異於日月星辰者其先古守土之君配享而立尸則
宜有獻薦耳社稷則封土築壇本人之所設其肇祀
即主報柱與勾龍五祀之神則或為五行之官或為
始造門霤井竈之人本人鬼之祭宜同宗廟之禮此
古籍間闕而可以義推者也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

荆南馮氏曰楚茨之詩曰以往烝嘗又曰禮儀既備
鐘鼓既戒又曰樂具入奏則嘗無樂無稽之言也

賔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

入門而樂作變易以示敬也

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此因私覿之非禮而推廣言之古之大夫束脩之問

不出境人臣體國茍索交於外是自貳於其君也

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入春秋之初有以公子爭國而為亂者矣未有大夫

以强横脅其君以基禍如三桓者故曰自三桓始

相賂以利

利者其所欲得非貨財也春秋時伯者主齊盟凡先會者爵卑而先歃載書先列或世子與會而先於國君皆以利誘之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三家歌雍季氏舞八佾皆由始立桓公之廟遂自謂可用諸侯之禮故末流馴致此極其端必開自僖公

之德季友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可不懼哉　疏

引左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得祖

先君公子為大夫得立宗廟於其采地非也左氏見

亂世之事誤以為典禮而記之耳戰國時辥文欲立

先君之廟猶必因閒以請於其君則出於特賜而非

有定制可知矣陳氏集說引周官都宗人家宗人掌

祭祖王之廟而謂王子母弟得立祖王廟於采地葢

非也周官無此文乃注語耳王於公卿大夫士皆頒

禽不必有祖王之廟公卿王子弟致福於王亦非以王之賜禽鄭注周官紕繆多如此不足據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乃虛言世系所自出亦未可為立廟之徵

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朱軾曰尊天故臣民不敢祭惟天子為民祭之親地故庶民皆得祭也

唯社丘乘供粢盛

不惟王社大社侯社國社之粢盛宜取諸耤田即卿大夫之置社亦宜取諸圭田丘乘供粢盛葢州黨縣鄙之社事使民咸出其力而有司爲之主葢示以報本反始之義而震動恪恭於農事也

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

鹽當作驗音近而誤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

祀天之禮見於經傳者甚畧然周官大司樂奏圜丘

之樂則天神皆降記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是
凡天神皆從祀於圜丘而莫尊於日故曰大報天而
主日也特邦國禮亡屏攝次主之位度不可考耳其
牲禮則並統於祀天之騂犢養牲必二帝牛之外惟
稷牛而已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蓋分而特祀之則牲幣各殊而從
祀於圜丘則一統於帝牛之燔燎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此祈穀之郊也故有卜日之禮春秋所書魯卜郊亦祈穀之郊若冬至祀天於南郊則大司樂有明文又冡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則圜丘不卜日明矣

天子大蜡八

八蜡猫虎為二無昆蟲昆蟲祝其不作而已非祀典所及也詩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且祝以熸滅可知無祀之之義　張子知昆蟲不當祭而以百種為蜡之一亦未安祭百種以報嗇謂陳百種以祭先嗇耳

鄭注甚明

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萬物當作萬民下所列八者皆主嗇事與萬物之神

無與也蓋蜡之祭乃合聚萬民以一日之澤慰其終

歲之勤而主報先嗇以重其事則樂而不荒曰索饗

者因先嗇司嗇而及先農因農而及郵表畷以至坊

與水庸之為田利猫虎之能除田害者皆報焉則有

關於嗇事者求索殆盡矣

祭百種以報嗇也

凡祭樂戚有定品惟先嗇司嗇則百種皆陳以報其功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

中原多墳壤若甚雨驟至川漲暴作則沙土隨流而瀉田多破壞故祝以土反其宅曰反其宅者古法一畮三甽廣尺深尺起其土以為隴苗生葉乃隤其土反之故土而隴漸平也　四語乃八蜡祝辭之總疏

以土為防以水為庸似誤

羅氏致鹿與女

周官羅氏蜡則作羅襦蓋鹿則與羅並致女則但以襦致而申好女好田之戒也舊說亡國之俘女未安

滅國而俘其女又致於衆以為戒王政不宜有此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此自為一節舊說亦令使者歸戒其君之事誤

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

移民者鼓之舞之使民樂事勸功而不能自已也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以此知十有二月蜡乃夏正也葢至丑月則公私土功皆畢可報諸神息民以為一日之樂一切功役皆不興矣若蜡用亥月則過此以往正索綯乘屋公旬三日之期也其誤葢由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不知是乃秦國之法呂氏之書可執以決先王之典禮乎疏所據惟既蜡而收然記謂山林川

澤疏材木材凡蓄之物無不備收非謂農收也若農收則惟稻之再熟者至十月而收耳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疏據儀禮前載三加後總一醮又曰若不醴則醮用酒其禮每加一醮故謂後乃殷夏之禮也但曽子問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孔子所述周禮也似周禮醮與醴並用未詳何故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委貌章甫毋追始加緇布之冠也弁冔收再加布弁也皮弁素積三加之爵弁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喪服記大夫而有兄殤其兄若為大夫則不降服此二條乃荓歆增竄多端以證其尊同不降之說不足

援據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殷道或生或及雖天子亦然則古者繼世以立諸侯必擇其能象先人之賢者而立之不專與子也微子之命曰維稽古崇德象賢微子以支庶承商統故首發此義以明建國以賢乃古之道可與此記相證

以官爵人官字疑有誤

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

附比附也以遠相附惟夫婦為然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

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告以直信者欲其以信事人也葢婦德莫重於信終

身不改信之至也集説失之

親之也者親之也

哀公問篇全見家語而文小異家語親迎者敬之至也記誤作親之也者親之也觀此篇承以敬而親之益知當作親之也者敬之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男女配匹乃陰陽之始交家國之興衰於是乎兆先祖社稷之靈實式憑之故曰鬼神陰陽也

樂三闋然後出迎牲

商頌那三闋之一也其二或在所逸七篇內或用先

代之樂周官大司樂祀先祖先妣皆舞先代之樂是也

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羶當如字牲之脂膏羶也黍稷薌也與蕭同焫合羶薌也

血祭盛氣也

牲方殺即薦血用其氣之方盛也

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言主人明潔之心即著見於此水也

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

使顧名思義必盡其實然後臨尸而不怍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縮酌用茅者所以明潔此酒也縮而去其滓則明潔矣酒久故乃清明以新作者為清不知何考

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

況欲其清也當以濁者況於清者不當以清者況於濁者注疏辭意俱晦盎酒陳久則愈清故以舊醳之酒明清與醆酒耳

禮記析疑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析疑卷十三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司徒掌邦教而內則使冢宰布之者冢宰掌王后之內治六宮之陰禮王后世子之服羞故兆民之家禮亦使布焉不曰敷教而曰降德者凡子婦孝敬之事

皆王后世子所躬行而以為民則者也

櫛縰笄總

朱軾曰以縰韜髮四周乃可豎其餘而盤之

斂枕簟

正晝長者或欲自偃息少壯則不得晝寢故晨興即

斂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子為命士則宜與父異宮以治公事僚屬朝夕講肄

於父起居之適親友之交必有關也若父為命士則子無為異宮設有子衆多安得每人别為之宫乎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此下乃凡為子婦者之通禮也若命士以上則同宫者辨色而入君朝其自家出正當昧爽時宜先朝於父母若父母未寤則問安否於御者而行羣子婦以時進旨甘即異宫亦然退朝乃歸侍也凡耇老多好

早起若無子婦在旁則所求難致故初起必以雞鳴為度

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

夜臥有常所有定向此晝臥也席與牀臥具也坐與几備其時起坐而憑之也老者惟所便安臥起無常故有此禮

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

晝臥無常處故起則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以是知

長者夜臥之枕簟無縣斂簟襡之法

朝夕恒食子婦佐餕

尸賓之食必侑朝夕恒食無所用侑子婦在旁時其

溫凉節其多少皆所謂佐也

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

冢婦不與者主饋也

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

尊者之側進退周旋固當慎齊至升降於階出入於

門或見同等而揖或從尊者而遊亦無在而不慎齊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

退襲而復進侍也不敢當父母姑舅之前而襲於癢亦然

其無箎則皆坐

皆當作背坐當作立不相授器以遠嫌也若皆跪則轉使迫而相向之久其義何居

男女不通衣裳

特言男女別於内外也寢席之類獨内外不通衣裳則雖夫婦不通也

父母有婢子

婢子侍女也陳乾昔命其子使二婢子夾我 朱軾曰大夫二妾士一妾有定數外此曰婢

舅沒則姑老

疏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與則字義不

協當以慶源輔氏不以年計之說為優舅沒則姑老
蓋使子專之而婦從其夫也先王之閑有家其嚴如
此況國政而可寄之婦人哉此古者冡宰攝政之制
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
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
富加於父兄宗族

上節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謂大宗也此別言子

弟者謂共祖禰以别於大宗也大宗宗子之家不敢衆車徒以入而已器服車馬不先獻也若弟於適兄諸子於世父則人有饋不敢私焉非所獻不敢以入焉葢恩近而義隆且同居未嘗異財也上節曰宗子之家此曰宗子之門者同居而異宫故獨言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則大小宗之所同也葢總結二節之意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

終事而后敢私祭
適子庶子始爲士大夫而欲致敬於大宗之祖廟則必獻上牲於宗子使主其事而夫婦往助焉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謂此也終事而後私祭者以得致敬於大宗之祖廟爲榮而歸告其祖禰也若祖禰常祭已所得專不必告於宗子知必適子庶子爲大夫士者非大夫士則私家無廟且具牲非庶人之事也　不舉爵而曰富何也古之

仕者舍田祿君賜無由得富若舉大夫士則似中士
下士皆然曰富則知必命士以上矣知必始為大夫
士者如時祭皆然則歲得祭上祖與天子諸侯無異
且族大而有爵命者多會時祭宗子且日不暇給矣
疏謂事小宗子亦然非也大夫士祖禰之廟皆立
於宗子之家其祭本宗子主之無所為私祭也繼高
曾之宗子茍為庶人則自祭祖禰於寢不得上及高
曾也支子之為士大夫者有大勳勞而請於君乃得

干祫及其高祖則四時之祭不得干明矣且有君命偶於祫及之則合祭於已所立祖禰之廟大夫三廟亦立於繼曾祖適子之家而非於繼高祖之宗子家明矣又安有所謂宗敬乎大宗之遠祖得祭而高祖不得祭何也大宗之祖別子也非君之兄弟則有勲勞於國者故其廟得不毀然亦惟子孫之冠者婚者告焉女子之將嫁者教焉始爲大夫士者得用牲而特祭焉其餘四時常祭不敢干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

當為燕居常食若燕饗備物以養賓無膾脯不兼羹

胾不貳之義下文所云自諸侯至於庶人無等謂羹

與食耳若膾胾之類則有等也疏謂燕食非朝夕常

食誤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

貴賤之等辨於鼎簋之多少庶羞之有無至於羹食

則所用之物製作之方上下同之不容有異也

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天子諸侯朝夕膳品有常大夫則惟所便七十而有閣非秩膳也恐不時需食故庋置於其旁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疏以閣為庖廚所庋為三牲魚腊非也君子遠庖廚未聞置正室之序外也葢非朝夕常膳乃果蔬飴餌脯醢之屬所以備不時之需耳據上文大夫七十而

有閣則士亦當然　以文義測之似天子除中央正室外自左右房達左右夾室皆有閣數各五諸侯則於一房之中設五閣而不論左右大夫於房中設閣三士設坫一承諸侯於房中之文皆設於房中也無以見大夫之閣於夾室士之坫於室中也室中正寢不宜庋食物　注達夾室以最遠故云達

樂其心不違其志

統言之曰樂其心凡其心之所樂者必務稱也不違

其志則以心之偶發者言之

以付豚

注疏以前言豚若胖此獨言豚遂謂豚全羊解析非也曰豚若胖或豚或胖也曰以付豚則胖可知矣如曰以付豚若胖則豚胖共鼎之辭也先儒所以為是說者謂胖為壯羊則其體大耳不知曰小鼎鄉脯於其中則羊亦以羔可知矣不曰羔而曰胖兼辨其牝壯耳

深宮固門閽寺守之

內則后王命冢宰所降也故舉宮廷之制以示則焉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

斂枕篋與簟席襡褻器而藏之也褻器虎子之屬

夫婦之禮惟及七十同藏無間

及七十則無專妬之嫌故可同藏無間若夫年方盛則宜御妾媵以廣嗣續釋幽怨妻不得專寢也先王制禮後宮進御之夕皆掌於內小臣而冢宰授以節

制雖天子不得專君不就后夫人之寢而后夫人各以所當之夕進御於君之内寢則專妬害嗣之禍何由而作哉

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拂髦衿纓綦屨

媵妾將御恒情所用爲燕私狎昵也而教之以齊所以輯男女之邪心而使謹於禮也必如是然後内和而家理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

將娠而夫婦異居夫不自問而使人問及作而自問妻不敢見而使姆對所以彰羞惡之原存人道以別於禽獸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義亦如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蓋主敬去私謹微慎獨必始於此

詩負之

詩負謂以手維持而承奉之義長所以別於背負也謂之負者子面嚮君而背負抱者之懷也於特牲饋食禮詩懷亦可通不可以本於緯書而廢之

妻抱子出自房

房即側室於燕寢則為東房也妻得有其室故子生於側室即於側室以子見妾不得有其室而統於妻故見子於妻之燕寢夫及女君臨視焉以夫就妾子於側室則與妻無別也

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

注謂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者迂晦難通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而必同都宮諸婦蓋子之期親同在都宮内者諸母則或異居故告先近而後及遠耳

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

周官鄉遂無府史胥徒而此記有閭史州史何也二十五家不應别設史閭史即閭胥也其職聚衆庶既

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卹者則兼掌史事可知矣州史必州長班序屬吏而使典司焉者故府史胥徒之數不見於周官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士大夫名子有辭而君無辭何也辭即欽有帥記有成之謂也家人情親而事近故夫婦以相朂世子之

事守大矣君不得以欽有帥命夫人夫人亦不敢以
記有成答君也命世子無辭則適子庶子不得有辭
此禮之所以曲當也　君之燕寢對夫人正寢稱外
非對側室稱外也觀此則世子見於路寢明矣蓋國
君尊以子見而就夫人之内寢於義未安故世子以
外皆見於外寢先儒謂庶子實見於側室以與世子
之弟連文故曰見於外寢記禮者不宜鹵莽滅裂至
此

公庶子生就側室

䟽謂公見庶子於側室據此不知此言庶子就側室而生非謂公就側室以見子也大夫尚不可就側室以見庶子而見於妻之内寢况國君而就妾子於側室乎上文庶子見於外寢下文又曰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則見於外寢明矣若在側室則何為朝服乎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禮不下庶人而夫婦之禮則與士大夫同蓋必閨門有禮而後三族和非然則婦始勃谿家人詬誶其流不可禦矣先王之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恃有此也

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曰祖亦名之者謂父既名子以見於祖祖因以命之也夫婦名子既有辭祖不復申之故無辭禮如子見父謂姆相及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也家統於尊而孫之名不主於祖何也相戒勉以教子夫婦為切又

恐子孫衆多不敢以煩尊者公庶子使有司名亦此
義也且舅姑不必並存設舅以欽有帥命而婦獨置
對不可也子婦各置對而别為禮辭無謂也即舅姑
並存必舅姑别為禮辭以命子婦而後子婦交相命
亦無謂此先王制禮所以曲當人情也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
其首

未食未朝食也蓋見子而後與后夫人禮食也適子

則王后君夫人各朝食而後見子不舉禮食所以别於世子也禮食為見子也未見子而先與后夫人禮食非義所安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

始十歲居宿即於外而臨以師傅視聽言動無由接於非禮養德養身之要也

衣不帛襦袴

非為太溫也自孩提至毀齒或以帛為之及就外傅

則宜示以素樸俾無紛華之慕

禮帥初

帥初謂帥循古先相承出就外傅之禮而不敢變易弟子職所載是也疏謂帥循初日所為義無所著陳氏集說謂初教之方則書計幼儀非禮帥初之謂也前記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禮帥初亦謂帥循古先相承衆子見父之禮疏謂帥循世子見於路寢之禮非也適子庶子之見事事與世子懸殊而謂帥世子見

之禮可乎

請肄簡諒

請肄業則授以篇章而不煩教以語言必信蓋所肄者簡則誦數歷久而不忘所以為精知之本也所主者諒則言動不欺其本志所以為力行之本也

孫友視志

友以明道輔仁故志常以友而定友之性資學行高下大小不一視其所順之友則可以知其志矣

方物出謀發慮

方與義以方外同義蓋有物必有則其理一定不易而又隨時異形必遇物而以此方之然後不踰矩也

方物而出謀乃無過計方物而發慮乃無邪心